



木乃伊 上冊

上海中華書局印行

80

28

童子義勇團之法。創自英國。徧及歐美。近吾國學校中亦多有仿行之者。本書根據英國童子軍組織法。及日本今西嘉藏氏英國少年義勇團之組織與教育二書



童子義勇團組織法

全一冊 英國

而成。內容特加增損務以適於吾國為土。與直譯日又者大有區別。凡關於組

織之方法。訓練之綱要。及鍛鍊身體之要訣。看護救急之技術。無不詳備。近聞軍國民教育。教育部志在必行。此書實組織童子軍者極好之參考書也。

+100024

木乃伊 上冊

目錄

- 一 宮中之宴會(發端)
- 二 決鬥
- 三 以公主爲獎賞品
- 四 魔術
- 五 慘死
- 六 王家之大悲劇
- 七 地下三千年
- 八 怨恨之面貌
- 九 古代之純金指環

木乃伊 目錄

十 惡夢

十一 木乃伊之眼

十二 指環崇

十三 老處女

十四 兄與未婚夫

十五 乞以此指環賜我

十六 美哉指環

十七 毒斃

十八 心臟

十九 埃及古紋

二十 怪聲

木乃伊 上册

一 宮中之宴會(發端)

却說三千年前的埃及國中。戰爭之亂。剛纔告終。四國漸趨。也並無敵國。埃及王臘美斯。做着太平時代的君主。享那平和幸福。宮中。日日夜夜。接連着大開宴會。其中朝內的大臣。是不消說了。就是從前。征服的那些附近小國的國王。貴族。也都出席。并且準備着數百名美女。專司歌舞。在旁款待賓客。賓客中有幾個。略有醉意。便到花園中走走。使得面上。吹幾陣香風。也可以醒一點。也有幾個貴族。與那歌舞之女。携手同行。在花下談心。其時只見有一少年。在園中。只自向無人處走去。照他身上的打扮看來。大約是一位隣國的貴族。顏色中帶着幾分陰險之態。此人走近池旁。



便呆呆看着噴水。獨語道。這一回。是最後之回答了。或是愛我。或是恨我。務須說個明白。倘是恨我。我就把從前的愛情。變做百倍的怨恨來對付你。貴族一壁獨語。一壁行走。雙目注視池中白鳥。沿着池邊的大理石。徐徐緩步。此時旁邊小道中。走出一個黑奴來。賊頭狗腦的向四面一瞧。瞧見了這貴族。便急急趕過來。低頭道。主人久待了。那貴族道。唐耶你來了麼。此事如何。公主怎樣回答。他對於我最後之書函。依然是無情麼。黑奴答道。仍舊是無情的回答。說罷。很愁慮的仰視主人顏面。主人忽然顏色大變。叫道。還是侮辱麼。黑奴點頭稱是。那貴族道。怎樣說法。公主如何侮辱我麥甫。你且說來。黑奴道。這一次。也是由侍女長亞路第出來見我。後來公主的回答說道。既是麥甫差來的人。爲着何事。我早已

明白不見。快去。我想僅靠亞路蕪從中傳話。總有些隔膜。便再三懇求亞路蕪。始得把我領到公主室內。麥甫急道。此後怎樣呢。黑奴道。公主見我進去。卽道。你是麥甫差來的人麼。那書信不必看。內容我已知道。你回去對他說。我已經與人訂過婚了。怎麼屢次說着。他還不曉得呢。那時我不肯走。只是求他觀看書信。公主卽很粗暴的扯破信封。看了一遍。不覺大怒起來。罵道。無禮極了。這一次。決不能忍耐。我必告訴父王。說罷。卽獨自出去。那麥甫驚慌道。這話要被臘美斯王知道麼。忽然又冷笑道。怕他什麼。或者反有利益也未可知。黑奴道。怎麼還有利益。臘美斯王知道了。大怒起來。主人身上便有禍殃了。麥甫道。你不曉得。公主若公然與人訂了婚。果然我有害無益。現在好得不過公主自己口中說說已

經訂婚罷了。黑奴道。太約是貴族哈羅刺。麥甫道。這哈羅刺與公主訂婚。還未經臘美斯王許可。是公主的秘密丈夫而已。我想賢明的臘美斯王。也不能說我麥甫是個不義之人。即使臘美斯王瞎了眼睛。要我性命。我既不能希望得到公主。死也不怕。不過我要死。決不肯一個人獨死的。黑奴道。與公主一起死麼。麥甫道。公主是不消說。就是哈羅刺。也要叫他慘死纔行。黑奴道。小的沒有事了麼。麥甫道。你此刻去招波斯的魔術師尤黑司來。他仍舊住在那市梢的森林中。你速速前去。黑奴向主人行了一個禮。即隱入小道。頃刻不見。麥甫還是呆然立着。恨恨的道。珊瑚蘭公主。我此刻的怨恨。實比從前的愛情大着百倍。他說着。慢慢的向殿上去。穿過花園的小徑。走到大殿的廊下。殿上宴會。正在熱鬧之時。

麥甫悄然入座。此時有好幾個賓客圍在他四面向他敬酒。他勉飲一杯。坐在自己位上。心頭只是苦悶。便把酒來消遣。瞥見中央玉座上。王已不在。他即問旁邊的客人道。王呢。那人答道。好像出了什麼事。方纔上後宮去了。麥甫點了一點頭。外面不露聲色。心中明知必是珊珮蘭公主喚國王進去的。不覺漸漸不安。後來他強把不安之念抑住。對那戀愛的仇敵哈羅刺怒目視着。哈羅刺那裏知道。只是與朋友在殿上觀看美女之舞蹈。怎曉得有人仇視他呢。

二 決鬥

珊珮蘭公主逐出麥甫的使者後。即往父王室內。只見門雖開着。人却不見。詢問侍奉之人。方知在殿上開宴。公主即命侍者道。我

有急事。快請陛下進來。侍者奉命而去。公主獨自一人。坐立不安。只是生氣。對於麥甫的憤怒。使得他全身都不快了。他將麥甫的書信。丟在地上。用足亂踏。口中大罵無禮。此時父王恰巧進來。這幾天國王沒晝沒夜的宴會。差不多天天醉着。他雙眼迷離。向公主一看。笑道。小妮子。又要撒嬌了。什麼事呢。國王說着。便坐在椅上。公主也不說話。伏在父親膝上。只是哭泣。國王也不很動心。說道。莫非被母親訓斥了麼。公主道。並不是這等事。這埃及的公主。竟被臣下侮辱了。叫我怎能不傷心呢。國王聽了。酒醉便醒了三分。說道。什麼侮辱。這還了得。公主道。實是有人侮辱孩兒。國王即問何人。公主道。貴族麥甫。國王道。麥甫麼。他敢怎樣。倘若果真是麥甫。自然儘可處罪。他究竟怎樣侮辱你呢。公主便將地上的信

拾起來。呈與父王。說道。請觀此物。國王道。原來是一封書信。公主道。這是麥甫送來的。國王一壁展開書信。一壁說道。到底寫些什麼。怎樣的侮辱呢。看了半晌。說道。原來是一封情書。你爲何說是侮辱呢。國王也不再細看。把書信放在桌上。又道。麥甫這人在我們埃及的貴族中。是個武勇的青年。聲譽頗佳。這種稀有的青年。如此愛你。說他幸福還來不及。怎麼說是侮辱呢。公主道。實在是侮辱。因爲我心中已經定了良人的了。國王訝道。什麼。你已經定了良人。倒也奇怪。我什麼時候許你的。公主道。父王雖未許可。孩兒自己心中已經許可了。國王笑道。你怎麼現在長大了。還是如此孩子氣。心中看上了什麼人呢。那臘美斯王。本是埃及歷代國王中數一數二的人物。無論什麼事。沒有一點驚惶之狀。姿態很

爲自然。公主卽將右手伸過去道。我乃埃及的公主。豈肯選擇卑賤的丈夫。父王且看這指環。國王看時。見公主無名指上帶着一只指環。卽道。這指環上刻有哈羅刺。難道你與哈羅刺訂了婚麼。公主點頭道。我們二人。已把指環交換過了。國王點了一點頭。却定神想着。想了片刻。抬起頭來。向公主說道。哈羅刺做你的丈夫。却很相當。他與麥甫。都是埃及不可多得的勇士。好極好極。不過我覺得很難了。公主忙問何故。國王道。你心中只知愛情。我是非想想一國的大事不可。此時國王頗似遇着重大事件。甚爲憂愁。再把麥甫的書信看着道。麥甫如此愛你。你很爽快的回絕他。他絕望之後。就要生反叛之心也。未可知。麥甫乃東方諸侯中的有名人物。他若反起來。國家就危險了。公主道。無論如何。我總不肯

嫁麥甫的國王道。我們這埃及王國。決不做你這任性孩子的犧牲。你辨駁也無用。這一位賢明的臘美斯王。忽然想到了國家大事。便默默無言。少頃。突然道。你既選定哈羅刺爲終身之夫。一定深信哈羅刺的公主道。那是自然。他的學問。那一樣不精。就是武藝。也比麥甫高出數倍。國王道。你深信他高出數倍麼。公主稱是。國王道。照你說來。倘使他們二人爭鬥。哈羅刺必能勝麼。公主道。是的。國王道。既如此。我來叫他們二人決鬥。罷。公主急道。那是萬一哈羅刺傷了。如何是好。珊瑚蘭公主顏色大變。要想阻止決鬥。然而國王主意已決。絲毫也不動。說道。你不是說哈羅刺強麼。難道哈羅刺不及麥甫麼。公主道。決非如此。國王道。那麼你且靜靜的在旁觀着決鬥。公主那裏肯聽。只是伏在父王膝上哭泣。臘

美斯王微笑道。一定要使二人決鬥。本來好幾天的宴會。弄得一點也沒有興趣了。兩個埃及著名的勇士決鬥。倒很好看。你雖哭着。你父親之心不再變動了。明天決鬥。果然哈羅刺勝了。就如你的願。把你做哈羅刺之妻。若是麥甫占勝。你只得嫁與麥甫。這是你強說哈羅刺勇猛過人的罰。此事未決以前。這指環且由我代爲收藏。國王說完。強把公主指上的指環。取將下來。

三 以公主爲獎賞品

國王不顧公主在室內哭泣。仍到殿上。此時殿上諸臣。單曉得國王有要事進去。但不知是什麼事。只是不厭不倦的飲酒。弄得人人帶着醉意。其中飲酒不醉的。僅有麥甫一人。他曉得國王出來之時。自己的命運就可以定了。不知是凶是吉。忽聞喇叭聲响。國

王登殿。麥甫便與諸臣齊向玉座看着。不多一刻。國王居然出現。諸臣舉杯高呼臘美斯王萬歲。一片熱鬧聲中。國王靜靜向下面看着。說道。你們聽着。天天宴會。我有些厭了。現在打算做些勇壯的玩意兒纔好。諸臣也不問理由。卽歡呼萬歲。麥甫見國王的態度。出人意料之外。倒有些詫異。難道公主沒有把我的事告訴國王麼。他正在暗想。國王向四下一看。說道。我因爲戰爭停止後。好久沒有聽見武勇的氣象了。有什麼勇士。敢在明天席間做那流血的決鬥麼。諸臣突然聽得了國王此話。大家面面相覷。不敢回答。此時只聽得大殿的一隅。有人高聲叫道。陛下。小臣願鬥。只消有對手好了。國王與諸臣便向發聲處看去。原來是埃及屈指的勇士麥甫。他因爲戀愛既經失敗。活在世上也無甚意思。於是想

拋着性命出來決鬪了。國王對他一看說道：麥甫，你願意決鬪。我很快活說畢。國王的視線射向哈羅刺的一面去。又道：麥甫，確是有名的勇士。有誰敢與他鬪麼。不論那一面勝了。我願把二公主。珊瑚蘭嫁與他。諸臣聽得把公主做獎賞品。個個愕然驚異。其中很有幾人要想得這埃及著名美人珊瑚蘭。願與決鬥。無奈對手是有名的麥甫。萬萬不能與他爭勝。可以與他做敵手的。除哈羅刺外。實在沒有第二人了。於是大家口中都說哈羅刺。兩眼都看着哈羅刺。哈羅刺卽立將起來。叫道：陛下。小臣願與麥甫對敵。國王見入了他的圈套。心中暗暗歡喜。說道：原來是哈羅刺。那時麥甫聽得把公主做獎賞品。他喜得心頭亂跳。好像天賜他一個公。主。他正在快樂。忽然已定了與哈羅刺對敵。他暗道：哈羅刺啊。明

天你傷在我手中。公主便是我的了。雙眼暗暗瞧着哈羅刺。哈羅刺也會在公主處聽得過。曉得戀愛之敵。就時麥甫。所以心中也以為明天只消我把你一刺。就送了你的命了。目不轉睛的向麥甫看着。殿上諸臣。那裏曉得他們二人之間。別有原因。只是呼着二人之名。高擎祝賀之杯。知道二人心事的。只有臘美斯王一人而已。然而國王顏色上。一點也不露。說道。你們二人決鬪。擬定明日正午。勝負都是命運。勝者娶我珊珮蘭公主。我願向天發誓。決不食言。此時諸臣高呼臘美斯王萬歲。國王便向諸臣道。我們今夜當繼續大宴。替埃及的二勇士祝賀。其時殿上諸臣。卽分三黨。一爲麥甫黨。一爲哈羅刺黨。各自圍着那黨主。舉杯向他祝頌。

四 魔術

殿上祝賀勇士之時。那公主仍在國王室內。哭得如淚人一般。聽得殿上歡呼之聲。方始驚起。對着牆壁呆看了一回。口中輕輕連叫數聲哈羅刺。要想與右手的指環接吻。不見指環。卽道是。啊。父王。拏去的了。明天的勝負。不知怎樣咧。公主立了起來。走到廊下。突然被一人抱住。此人非別。乃公主的乳母。乳母見公主如發狂一般。不免驚異。卽問道。公主爲何如此。公主道。乳母。你可曉得。麥甫與哈羅刺誰強。乳母道。公主。且把心頭鎮靜了。到底是什麼事呢。公主道。閑話休講。我只消問你。麥甫與哈羅刺二人。是那一個強。快些直說。乳母道。公主。我們女人家。怎麼曉得他們誰強誰弱呢。公主道。不曉得麼。那麼你快些放手。用不着你。公主急將乳母的手分開。瘋瘋癩癩的去了。走到自己室內。卽叫道。大家聽着。麥

甫與哈羅刺誰強。侍女們嚇得手足無所措。說道。公主爲着何事。公主道。沒有什麼。只消你們快答。到底是誰強。侍女們那裏回答得出。只是在那裏着急。其中有一個聰明一點的。去取一杯水來。獻與公主。公主一飲而盡。於是心頭剛纔靜些。忽然又哭道。可憐弄出悲慘的事情來了。侍女們一壁安慰公主。一壁互相詢問。要打聽究竟爲着何事。瞥見公主右手指環已不在。卽道。公主指環怎樣了。公主道。事情鬧得大了。指環已被父親取去。明天麥甫與哈羅刺決鬪。何人占勝。把我嫁他。萬一哈羅刺負了。如何是好。你們曉得麼。麥甫與哈羅刺那一個強。侍女們道。那是不好了。不過男人家的事。我們那裏知道。聽大家的評論。恐怕是麥甫最強罷。公主道。當真麥甫強麼。侍女們道。當真不當真。我們却不能知道。

公主道。不過是外面的評論麼。侍女們稱是。公主嘆道。此話當真也。論不定。說罷。又連連呼了幾聲哈羅刺。此時公主與侍女們大家無可如何。也不能曉得二人之優劣。只見有一個侍女。急急趕進來道。公主不好了。我在殿後去探探。那知麥甫與哈羅刺。明天要決鬪了。公主道。我已曉得。何人勝了。把我嫁他。那侍女道。怎麼公主已經先曉得了。公主道。所以我在這擔憂。你可曉得他們二人武藝誰強。侍女道。恐怕是麥甫強些。公主驚道。你也如此說麼。那是我活不成了。公主現在見哈羅刺沒有占勝之希望。自己便不顧什麼。只是大哭。侍女們也別無勸慰之法。其中有暗暗替麥甫喜歡的。是侍女長亞路第。亞路第很與麥甫聯絡。在宮中一味暗暗幫助麥甫的。公主哭了一回。忽然擡起頭來。好像心中已打

定了什麼主意。說道：我一定要使他占勝。不叫哈羅刺占勝。就是我珊珮蘭的責任沒有了結。說罷。他立將起來。問道：決鬪是什麼時刻。那侍女道：明天正午。公主道：那是宜急不宜遲。你們去一個人。替我把彭達司叫來。大家都訝道：彭達司麼。你道侍女們爲何驚訝。原來彭達司乃埃及著名的一個魔術婆。此時公主主意頗決。卽道：快去喚彭達司來。我有要事。公主催促着。侍女們也不敢違背。果真一個人去招魔術婆了。再說亞路第從方纔起。只管留心着公主的態度。此刻問道：公主喚彭達司來做甚。公主道：自然是叫他大施魔術。使麥甫鬪敗。亞路第忽然顏色大變。說道：怎能做這可怕的事。我看還是別做罷。造了這罪孽。將來要陷入地獄的。公主道：陷入地獄。我怕他什麼。比做麥甫的妻。總還好得多咧。

亞路第聽了。正在驚慌。侍女已把魔術婆彭達司領進來。只見他額際白髮散亂。臉上無數皺紋。嘴唇紅似毒血。兩眼小而可怕。閃閃視人。公主一見。便道。彭達司。我等了你好久了。今天有事託你。咧。彭達司口中答應。一雙怪眼。看着公主。公主也有些駭怕。低着頭道。彭達司。你種種法術。都能够麼。彭達司點頭稱是。公主道。要把強者變弱。能够麼。彭達司答道。能够的。公主道。要你在明日正午。取一個男子的生命。彭達司答道。是他方纔。只是目不轉睛的注視公主。此刻好像已盡行明白公主的心事。突然一陣怪笑。說道。有蠟麼。公主卽命侍女去取一塊蠟來。公主道。這種蠟行不行。彭達司道。點聖燈七盞。公主卽命侍女們在桌上點燈七盞。彭達司卽忙凝視着燈火。口中念起咒來。念了。又道。要一件那男子的

東西。公主躊躇道。這倒難了。此地怎麼有他的東西呢。沒有這一件東西。就不成功麼。彭達司道。是的。公主道。這便如何是好。向侍女們道。你們有麥甫的什麼東西沒有。侍女們也東尋西找。忙亂異常。公主忽然拍手道。有了。有了。我有麥甫的書信的。彭達司書信行不行。彭達司道。很好。公主喜道。那是巧極咧。你們快替我往父王室內去一取。侍女奉了公主之命。即赴國王室內。取了桌上麥甫的書信來。彭達司拏得了書信。又是一陣怪笑。笑畢。懷中取出剪刀。把書信剪得很小。然後捏入蠟中。公主與侍女們。究竟是女人家。見這光景。不免恐佈。大家不敢做聲。魔術婆再將那蠟慢慢捏着。只見他漸漸做成一個人形。他就把這小蠟人供在桌上。七盞燈的中央。口中念念有詞。停一回。向公主道。這人形。公主要

他怎樣。就可以怎樣。公主嚇得顏色也青了。忽然打定主意道。如此膽小。幹得成什麼事。彭達司。這人形傷了。就可以傷那男子的麼。彭達司不答。只是念咒。公主便很奮勇的走到人形之前。將髻上拔下一只針來。此時燈火被風吹動。搖搖欲滅。公主對那人形道。麥甫聽者。我姑且饒你性命。明天決鬪。要你敗的了。說着。再獨語道。執劍的是右手。即把針在他右肩重刺一針。又道。握劍的是這右手。說着。再在右手上也刺一下。想想還不放心。又連連刺了幾下。其時室內陰氣逼人。侍女等個個躲在室隅。亞路第便逞着衆人沒有注意。獨自一個暗暗出去了。

五 慘死

麥甫宴會畢後。騎着馬回到自己的公館內。路上想起了明天的

決鬪也暗暗喜歡。以爲哈羅刺那麼的軟弱東西只消一劍就能送他的命。擁載公主回來。豈不可喜呢。一到門口。就有僕人在那裏伺候。他趕到自己房中。因爲疲倦已極。便倒臥榻上。問道。唐耶回來了麼。僕人道。回來已久。等候着多時咧。麥甫道。叫他進來。僕人答應而去。不多一回。黑奴唐耶走進室來。深深一禮。麥甫道。那波斯魔術師尤黑司來了麼。黑奴道。在應接室內。麥甫道。但是此刻用不着他了。說罷。哈哈的大笑起來。黑奴見主人與方纔大不相同。不免奇怪。問道。這是爲何。麥甫道。你還沒有知道。我今天得了國王的命令咧。快活極了。黑奴道。如此說來。莫非願把公主嫁與主人麼。麥甫道。差不多是如此。今天國王說。連日宴會有些厭了。所以要人決鬪給他看。當選的就是我與哈羅刺。黑奴訝道。原

木主人與哈羅刺決鬪。麥甫道。時期定在明天正午。勝者可以娶公主爲妻。這是國王之命。黑奴聽了。跳將起來。說道。主人兩臂如鐵。哈羅刺那裏是對手。必定是主人勝的。恭喜恭喜。麥甫此時更爲快樂。忽然一個僕人進來說道。門外有一黑衣人。要求見主人。不肯說出姓名來。麥甫倒也不在意。即道。姑且請他進來。僕人便退出去。麥甫向黑奴道。亞路蒞來了。黑奴道。什麼事呢。此時主僕二人都有不安之色。那黑衣人走進室來。取去覆面黑紗。卽與麥甫行禮。麥甫道。勞駕了。你來此有何要事。亞路蒞道。禍事來了。麥甫道。什麼禍事。亞路蒞道。明天決鬪。你打算勝麼。麥甫道。這何消說得。自然是我勝的。亞路蒞道。你要曉得。你的右腕。被人施了魔術了。麥甫驚道。這是爲何。是什麼人在那裏做的。這種事。此時麥

甫立將起來。亞路第也慌慌張張的道。說出來叫我要抖了。那魔術婆彭達司。做成一個你的人形。公主因爲你右手執劍。便將你的右肩上用針刺了好幾下。我見了這光景。嚇得魂不附體。所以急急趕來通知你的。此時勇猛的麥甫。聽了這一番話。也很恐怖。與黑奴面面相覷。亞路第又道。施魔術的。是那有名的彭達司。到明天正午。効驗就要發現的。你打算怎樣。麥甫低首沈思。忽然哈哈大笑道。這一點事。怕他什麼。右手傷了。我把左手也可以殺死哈羅刺的。亞路第。你不必着急。我必能占勝。亞路第道。你是埃及第一個勇士。自然沒有怕懼。總之我來通知了一聲。我的責任完了。回去咧。亞路第說罷。仍將臉上覆了黑紗。將要出室。麥甫很鄭重的道。亞路第。勝負本是命運。明天萬一失敗。也未可預料。不過

你的好意。我總永遠不忘。於是亞路第告辭而去。麥甫目送亞路第之後影。呆然無語。在那裏籌畫。黑奴唐耶便仰視主人。突然叫道。主人。麥甫道。唐耶。我不料公主竟如此恨我。說畢。悄然將頭垂下。忽然又擡頭道。你把方纔的波斯魔術師喚來。還有用咧。黑奴便答應而去。麥甫獨自在室。恨恨的道。珊珮蘭。你會施魔術到我身上。我不會施魔術到你身上麼。我的身體。已成殘廢。明天與哈羅刺鬪死。但是到了正午。你們埃及王家。也要演出空前絕後的大悲劇來咧。說罷。仍舊倒臥床上。其時走進一個老人來。顏面包在白髮之中。眼鼻的界限。也很不容易分別。狀態極爲怪異。這就是近來從波斯新來的魔術師尤黑司。他向麥甫道。可是喚我麼。麥甫訝道。你是何人。尤黑司道。我乃尤黑司。麥甫道。波斯的魔術

師就是你麼。我有一事奉託。尤黑司卽問何事。麥甫道。要傷一人的性命。尤黑司道。是男還是女。麥甫道。是女。須在明天正午發作。尤黑司道。可以。麥甫道。你既能夠做。我也十分快活。報酬憑你要什麼。快些向他施行法術罷。尤黑司道。既如此。必須要一根那女子之髮。麥甫道。哎。這倒難了。他想了一想。忽在胸前取出一個袋來。四個月前。宮中大宴之時。珊瑚蘭公主舞蹈之後。麥甫卽上台去舞劍。那時麥甫瞥見足下。純白的大理石上。有一絲金髮。他就曉得是方纔公主之髮。卽很快活的拾起來。珍藏在袋中。此刻他從袋中取出頭髮來。說道。不料這無用的東西。今天忽然有大用了。你看這髮行不行。尤黑司道。很好。他就對着頭髮。念了幾句咒。又問道。要他怎樣死法。麥甫道。一定要慘死纔好。尤黑司

答應了。那一雙怪眼中。現出異樣的光彩來。卽把帶來的黑皮包打開。取出死毒蛇。死蜥蜴。死蝦蟆。還有一只怪形鍋子。一瓶黃色臭油。此外尚有數種器具。也不知是什麼怪異東西。

六 王家之大悲劇

話說埃及著名的勇士麥甫與哈羅刺。將行決鬪。爭奪珊瑚蘭公主。這一個消息。一夜之中。已傳遍全國。到了第二天。也不管時刻尙早。宮中場地的周圍。那附近的諸侯與貴族。是不消說了。此外埃及王家的大臣。其他有出入宮中資格的人。不問高下。個個占着位置。等待觀看決鬪。并且互相把麥甫哈羅刺二人談論。這裏雖非常熱鬧。人山人海。擁擠不堪。那後庭倒頗爲岑寂。池水不波。幽鳥無聲。噴池中的水。映着日光。幻成五色。庭之西南隅。後宮的

廊下。有一美人立着。這就是珊瑚蘭公主了。公主見四下無人。急急走往池邊。那池旁眠着的孔雀。聽得足音。卽被驚醒。張開着美麗的大尾。逃向樹陰下去了。公主也不去睬他。走過池畔。逕入林中。那林中有一個樹根上。悄然坐着一人。兩手托着顎部。在那裏深思。此人非別。乃貴族哈羅刺。公主一見。卽急步過去。哈羅刺聽得腳聲。也回頭一看。二人相見。很爲喜悅。哈羅刺道。公主。密使的書信。見了沒有。公主道。因爲見了。所以來的。我昨天很想見你。未曾如願。哈羅刺道。我也急欲前來會面。公主。昨天的事情。你大概曉得了。此事弄得重大了。公主道。此事都是爲我一人。哈羅刺道。這是爲何。公主道。昨天麥甫又把不堪入目的書信來侮辱我。我耐無可耐。只得向父親稟明了。於是父親說雙方都難決定。須用

決鬪之法。使勝者娶我。哈羅刺道。原來如此。在陛下呢。也是正當之道。今天的決鬪。我當鬪勝麥甫。不過麥甫是個著名的勇士。公主急道。不對。必定是你勝的。哈羅刺道。怎見得。公主道。你也不必細問。總之。我曾經禱告日神。你一定占勝無疑。哈羅刺笑道。這是靠不住。倘若果真勝了。自然是日神之加護。然而勝負全在命運。我萬一敗了。……公主道。爲何出此不吉之語。哈羅刺道。我也祈禱日神便了。公主道。必能勝利。我趁無人瞧見。要去了。再會罷。公主回了幾次頭。進後宮的門而去。哈羅刺卽立起來。從後庭沿着外牆行走。環繞到場上。那邊數千觀者。一見哈羅刺。立刻高聲歡呼。哈羅刺徐徐走到自己位上。向對面一看。那麥甫已經先在。二人互相瞧見。卽招呼一聲。走近幾步。緊握右手。且各自謙遜一番。

此時羣臣一齊歡呼。祝頌二人的命運。停一回。時刻漸近。喇叭聲响。國王出來。在正中玉座上坐定。他旁邊坐的。就是珊瑚蘭公主。那麥甫與哈羅刺。四隻眼睛。直射到公主臉上。哈羅刺的眼光。含着情愛。麥甫的眼光。含着怨恨。這一點是二人的不同處。羣臣在下面歡呼。陛下萬歲。公主萬歲。國王待人聲靜一點。便啟口道。二勇士聽者。時間尙早。快些預備。如已妥當。即可鳴號了。那時公主在國王旁邊。臉上頗有愁容。國王回頭向公主道。指環的命運快定了。國王說到其間。瞥見公主顏色。驚道。你爲何顏色不佳。公主道。氣分有些不快。國王道。恐是你怕見流血。公主道。並不是怕見流血。不過氣分略有些不快罷了。快叫他們開關罷。國王點了一點頭。將手一舉。麥甫與哈羅刺。各以右手執劍。對國王深深一禮。

向左右分開。那時節喇叭一聲响。觀者個個聚精會神。向二人看着。喇叭之聲未完。那二人的劍相互刺擊。火花亂舞。不知誰勝誰負。國王與公主也定着神靜瞧二人。忽然麥甫舉起劍來。向哈羅刺當頭直斫下去。驚得公主大叫哎喲。哈羅刺將身一偏。把劍橫刺麥甫腰部。麥甫也急急閃開。二勇士真如棋逢敵手。竟不相上下。直至十幾個會合。仍無勝負。天空的太陽漸漸升至正中。快近正午了。麥甫暗想。一到正午。那公主的魔術就要發作。這右手便將損壞。所以此刻早要打敗他。無奈哈羅刺非常猛勇。一時竟難勝他。那玉座旁邊的珊珮蘭公主心中漸漸不快。只是忍耐着暗中祈禱。使麥甫的右臂。早早發作。國王與羣臣並不曉得什麼魔術。不過驚歎二勇士技術。看得個個發呆。恨不得使那決鬪延

長些時刻。可以多給我們看看。不料時刻已到正午。麥甫舉劍向哈羅刺胸口刺去。忽然右臂絲毫無力。劍便落在地上。哈羅刺乘機向他一劍。只聽得哎喲一聲。麥甫倒地。胸部血流如注。此時滿場大譁。王與羣臣一齊立起來。叫道。勝的是哈羅刺。國王大喜。將指環親自帶在公主指上。說道。如今了你的願了。大眾聽着。公主是哈羅刺之妻了。羣臣又歡呼國王萬歲。哈羅刺萬歲。公主萬歲。聲若雷鳴。此時那鮮血淋漓的麥甫。突然跳起來。喊道。公主。你的魔術。果然有效。但是不久就要報應到你自己身上咧。話猶未了。麥甫左手握着劍。說時遲。那時快。直向哈羅刺一刺。竟貫串心臟。立刻倒地。這時候大家一陣呼喊。潮也似的趕到哈羅刺旁邊來。公主也從玉座旁一聲狂叫。跳將下來。急急過去。抱住那哈羅刺。

哈羅刺氣喘喘的道。公主。這也是命運。我們要永別了。公主只是大哭。說不出什麼話來。哈羅刺緊緊握住他。說道。此刻最後之分別。請你把顏面給我細細瞧一瞧。哈羅刺說時。向公主臉上一看。突然叫道。你不是公主。實是惡魔。哈羅刺如醉如癡。急將公主放去。公主叫道。哈羅刺。你怎麼連我珊珊蘭也認不得了。哈羅刺道。我那裏認得你這惡魔。言猶未已。羣臣中也大家驚呼。說道。公主的臉。什麼緣故。爲何變了惡魔了。此時國王分開衆人。走入人叢中。一見公主。也愕然道。你臉上怎麼如此。公主道。爲何父王也這麼說呢。我的臉上有何怪異。說畢。先把自己的手一看。不意方纔嬌滴滴白如雪美如玉的手。此刻全是紫色斑點。很爲可怕。他一聲驚喊。立將起來。豈料頭面手足。以至胸口。處處俱有那毒色的

斑點。羣臣驚得一個個啞口無言。國王到底是親生之父。卽抱着公主。說道。你恐是罹着惡病了。快往後宮去罷。公主不答。那妖怪似的顏面。注視着麥甫屍體。說道。父王。我被麥甫施了魔術了。國王再要細問。公主卽狂叫幾聲。哈羅刺。遂與哈羅刺的指環接吻。然後倒在哈羅刺屍身之上。國王想將公主抱起來。忽然叫道。哎。喲。不好了。大衆聽着。公主死了。這一場大悲劇。却引起了當時許多人垂淚。

七 地下三千年

讀者諸君。三千年前埃及王的宮中。那一場悲劇。大概曉得了。這公主珊瑚蘭的屍體。做了木乃伊。將他保存起來。讀者倘有機會。遊歷埃及。在那京城卡衣洛的附近。可以瞧見大大小小六十餘

座三角塔。這三角塔。乃埃及王家歷代的墳墓。塔中造着隧道。中央暗室中。是保存木乃伊的。埃及人爲什麼要把人體做成木乃伊呢。他們說。人死之後。靈魂能够回來的。所以要保存肉體。把屍體做成木乃伊時。先取去臟腑。塞入香物。然後用油與藥。止住他腐敗。乾固了。卽成木乃伊。那珊瑚蘭公主的屍體。做了木乃伊。保存在王家的三角塔內。後來物換星移。過了數百年。那極榮華的埃及王家。已被敵人滅亡。然而國破山河在。埃及王國滅亡之後。那三角塔依然無恙。如此不知不覺。經過了三千年。那時恰巧紀元一千七百九十八年。法蘭西拿破崙統率四百餘艘兵船。三萬五千兵士。來征埃及。從法國土隆港出發。乃一千七百九十八年五月。途中占領麥爾德島。在埃及本土上岸。是七月的事。常勝將

軍拿破崙忽然占領亞歷山大港。陷落埃及的京城卡衣洛了。

八 怨恨之面貌

拿破崙的軍士。占領了卡衣洛之後。有一天。拿破崙帶了三四名幕僚。出來遊玩。卡衣洛全境。那時拿破崙忽然向一個幕僚道。亡國的景象。却是淒慘。倘被埃及一代的英傑傳。驚見了。不知怎樣的感動。咧。言時。顏上現出悲傷之狀。這是英雄推測英雄之心。他又道。我又想瞧瞧木乃伊。或者帶五六個回去。也可以算得是戰利品。那幕僚答道。必須找着一個領路的人。方可前去。第二天。拿破崙在營中籌畫戰事。那昨天的幕僚。趕將進來。拿破崙即問何事。幕僚道。昨天奉着命令。要去找木乃伊。拿破崙道。領路人有了麼。幕僚道。已經預備。可以往三角塔去了。於是就此出發。一點

鐘後。拿破崙騎着馬。與四五個幕僚。由領路人在前引導。已在卡衣洛的郊外了。這熱帶的沙漠上。無論何處。水滴沒有一點。僅有許多三角塔。總算是一件古跡。他們一羣人。到了一個三角塔下。拿破崙便跳下馬來。問道。領路人。這三角塔。是那一代王的墳墓。領路人道。是臘美斯王家的故。拿破崙道。臘美斯王。在歷代的國王中。實是個英明之主。現在三千年之後。這拿破崙來訪問了。說畢。領路人在一個井戶似的所在。打開了蓋。這就是三角塔的門戶。那領路人一手提着燈。說道。請進來罷。他先往暗中進去。拿破崙與幕僚們。跟在後面。中間是一條黑暗隧道。腐舊的空氣。直觸鼻觀。陰氣逼人。一個幕僚道。倒有些可怕的。拿破崙笑道。我們就此往冥土去了。衆人靠着領路人的燈火。一步步在隧道中行走。

起初以爲是只管向下面去的。那知道道路反高上去。拿破崙道。領路人。還沒到麼。領路人答道。快了。說話之聲。四面俱响。那時地已平坦。周圍也很廣。領路人卽道。到了。說時。舉燈向四面照着。這裏是一所廣大的暗室。燈光照處。四壁俱有埃及古代的怪異文字與圖畫等彫刻着。拿破崙道。木乃伊在那裏。領路人手執燈火。在腳下一照。說道。在此。衆人看時。一所稍高之處。有一怪形木箱。拿破崙走近箱旁。那箱的蓋上。畫着青紅二色的一個怪異人形。這箱共有四具。形狀很爲可怕。拿破崙道。木乃伊就是這個麼。領路人道。在這裏頭。要取去蓋麼。拿破崙急急搖手道。且慢。我不願意在此觀看了。這四具到底是什麼人。領路人道。不很詳細。總之是美臘斯王一族的人。拿破崙道。王也在內麼。領路人道。不曉

得。拿破崙道：好了。如此罷。我們從這三角塔爲始。附近再找二三個三角塔。把這幾個塔內的木乃伊。盡行搬到營中去。待我回去後。細細觀看。選擇完全的。運回本國。說畢。拿破崙立刻回營。十幾個木乃伊。搬到營前。那箱上的古文字。總是那死者的人名和生前的事跡了。恰巧營中無人識得埃及文。不能解釋。因此木乃伊的姓名。也無從知道。拿破崙將木乃伊一一去了。蓋細細觀看。起初覺得有些可怕。還不願久視。後來把他的裝束等研究起來。似乎有些分別得出。何等樣子的是王。何等樣子的是王子。後來看到臘美斯王一族的木乃伊。有一個拿破崙瞧了。以爲他一定是王。另外一個搬過來時。恰值紅日西沈。地平綫上紅如火燃。沙漠上日暮的景象。頗覺寂靜。兵卒們道：這是末了一個了。只見蓋上

影着一個很可怕的老婦。打開蓋時。中間的木乃伊。一看服裝。便知是女。拿破崙着了這木乃伊之臉。不覺大驚。向幕僚們道。怎麼這臉如此可怕。大約是什麼惡病死的。皮膚上都有斑點。生前必定是個美人。你們看五官生得很端正的。其時幕僚中一個中尉。名叫倍刺特的。說道。他臉上有怨恨之色。拿破崙道。確是怨恨的面貌。想來這女子的經歷上。出過什麼大大的悲傷的事也。論不定。諸君。這木乃伊非別。就是三千年前臘美斯王家大悲劇的主人公。珊琳蘭公主。此刻無一人知道。知道的只有現在將落未落的太陽。與卡衣洛的山河而已。他面目怨恨。無非爲着麥甫。只見他口眼皆開。兩手在胸前交組。作成X形。拿破崙見這木乃伊怨恨的樣子。宛如看着自己。便有些不快。急令兵卒蓋上。天色已經

黑暗了。

九 古代之純金指環

拿破崙將木乃伊一一檢查畢。把欲運往本國的留下。其餘送還原處。珊珮蘭公主的木乃伊。也在送往法國的裏頭。與其餘數具。一起堆積着。天黑後。各營點起火來。燈光燭天。此時沙漠上寂靜無聲。拿破崙已歸本營。這一夜當值的將校。是倍刺特中尉。中尉在帳中看了一回書。覺得有些想睡了。便走出帳來。這熱帶地上。白天雖很熱。夜間倒還涼快。滿天星光密布。遠遠望去。一個個黑影。都是步哨兵。中尉一壁散步。一壁仰望天空。這時節忽然想起本國土隆市的未婚妻。卻洛德來了。暗道。卻洛德恐怕等着咧。中尉想到其間。覺得此番遠臨埃及。實是苦事。恨不得早早歸去。使

卻洛特歡心。若把這埃及珍奇的話與他談談。他不知怎樣的有興。例珍奇的話。今天我們到三角塔中去。要算珍奇中的珍奇了。本國的人是夢中也想不到的。就是那木乃伊……想起了木乃伊。便覺方纔旁晚時那個木乃伊。髣髴如在眼前。暗道。那怨恨的面貌。實在可怕。他的足步。漸漸移近木乃伊的箱旁。又想到。那一個木乃伊。不知是否在內。他在蓋上一看。那知最上面的一具。就是中尉一見。心中倒有些恐怖。一想他是死的。怕他什麼。即喊二個兵卒過來。兵卒們問道。中尉何事。中尉道。你們把最上面的木乃伊搬下來。給我看看。兵卒們即將最上面的木乃伊取下。那月光隱約將中尉的人影映在地上。延得很長。兵卒們將木乃伊豎起。取去那彫刻老婦之蓋。裡面現出來的。就是白天所見的珊瑚。

蘭公主。中尉即在兵卒手中取了一盞燈。說道：你們去罷。兵卒退去後。那腳聲漸遠。四邊便更爲寂靜。中尉雖有些駭怕。却走前五六步。舉燈一照。那木乃伊依然一副怨恨的面容。向人看着。然而仔細看時。又像對自己笑着。中尉便鎮靜着心頭。走到木乃伊旁邊。說道：貴婦人晚安。再把燈火瞧瞧。他臉部皮膚上都是黑的斑點。髣髴還在那裡放出毒氣來。此時中尉忽然呀的一聲。你道他聽見了什麼。他實是瞧見了木乃伊的指上。那兩手交叉於胸前。右手的無名指上。被燈火映着。閃閃有光。暗想是什麼東西呢。一時好奇心大發。即忘却一切恐怖。湊到他指旁去細看。不禁低聲叫道：原來是一只指環。死屍上帶着指環。這指環必定是很寶貴的。莫非是約婚指環麼。想到了約婚指環。又想起自己的所愛卻

洛德來了。又想這指環乃三千年前之埃及古物。中尉即將手指在木乃伊的指環上摸摸。不覺毛髮悚然。細細看時。木乃伊手指甚細。指環套在指上。覺得很寬。似很容易取下來的。中尉即把兩指撐着指環。輕輕取下。然後將指環放在掌中。方知是很重的古代純金。近着燈火看時。指環上彫刻着古代的花紋。中心一種記號。很與那王冠上的記號相像。中尉只是玩賞這指環。暗暗驚嘆他爲珍奇的古寶。忽覺混身一陣似熱非熱似冷非冷的難過。非常難受。卽道。貴婦人。奉還你罷。中尉正要想還。他忽然視神經中把他的所愛卻洛德姑娘的面貌。映將出來。一想不錯。何不贈與他呢。此時也不細想。卽將指環藏入懷中。說道。貴婦人。送給我罷。說時。再看木乃伊的臉上。惡狠狠的似乎更利害了。中尉再喚了兵。

卒。將木乃伊蓋上。仍舊堆積在一起。中尉一手伸入懷中。心內雖曉得不應做此歹事。然而也不想還這指環。只是想早早寄與卻洛德。卽問兵卒們道。開往本國的軍用船。何日出發。兵卒答道。明日午後。在亞歷山大港出發。中尉道。那麼。你替我今夜趕到亞歷山大。務必要在船未開以前趕到。兵卒答應稱是。中尉又道。你去拏些信紙給我。順便帶一只一寸見方的堅牢木匣來。兵卒奉命而退。不多一刻。就把信紙與木匣取來。中尉卽入帳中。在桌上寫那寄與卻洛德姑娘的書信。只見他寫着道。

我最愛之卻洛德鑒。余從征至此熱帶地。幸體軀尙健。聊堪告慰。埃及爲世界古國。耳目所及。悉爲罕有之事物。余日盼望早歸故國。得與君握手談此埃及之珍聞異事。不亦快哉。

雖然軍事羈身。恐一時未能即歸。今特藉郵船之便。贈君指環一具。略表此暫駐埃及之倍刺特之愛情耳。此乃古代純金之指環。確係三千年前之物。願我二人之愛情。同此指環。經數千年而不渝。

倍刺特手奏

倍刺特中尉寫筆。將信封好。把指環裝入小匣。包紮牢固。向兵卒道。你即送至亞歷山大港船上。兵卒去後。中尉一手撐在桌上。在那裏想像。卻洛特得了書信與指環時之喜悅。自己也微微笑着。他從方纔起。混身忽冷忽熱。已經過了幾陣。此刻問旁邊的兵卒道。天冷了麼。兵卒答道。並不覺得冷。中尉道。那麼傷了風了。還是睡罷。快與我預備。兵卒就替他預備床鋪。他一壁顛。一壁睡上床。

去冷得更甚。即喊道。加幾條絨毯來。兵卒加上了絨毯。他依舊很冷。再多加幾條。冷氣總不減。中尉在床上亂抖。牙齒格格有聲。兵卒道。中尉可覺得不舒服麼。中尉道。是的。你速速去請軍醫來。兵卒趕出帳去請軍醫。不料那冷得大抖特抖的中尉。忽道。好熱啊。立刻把絨毯一齊取去。滿身如火燒一般。脫去身上衣服。還覺不。發狂似的跳下床來。將身橫在地上。口呼熱死了。快來救我。此時恰巧兵卒與軍醫趕來。一見這樣子。大爲吃驚。軍醫叫了幾聲。中尉。中尉不答。只是喊熱。軍醫道。又熱起來了麼。中尉口中連呼熱極。軍醫打算替他診脈。握了他的手。向他手上一看。軍醫忽然大驚。

再說土隆市的卻洛德姑娘。這一夜得一惡夢。只覺得到了一所宮殿似的地方。自己在那裏踱來踱去。前面有一男一女。很親熱的一壁談話。一壁走着。男的打扮得如古代武士。女的從後影看來。也像一位貴人。卻洛德只是跟着他們二人行走。說也奇怪。只管走去。那宮殿總也走不完。景色非常壯麗。忽向旁邊一看。那最愛的倍刺特中尉。竟立在自己身旁。卻洛德非常快活。抱住中尉。再一看前面。那男子已不知去向。僅留那女子一人。很悲傷的在那裏走着。此時前面的女子。忽而吃驚似的回轉頭來。只見他滿面都是紫色斑點。很爲可怕。卻洛德一見。大驚欲遁。無奈兩足無力。寸步難移。驟然間那怪女子形狀猙獰的走將過來。卻洛德忘命的要逃。幸虧兩足已能行動。險些被那冷手捕獲。逃了幾步。想

起中尉來了。回頭一看。那可愛的倍刺特。竟被那惡鬼似的怪女子擒住了。卻洛德大叫一聲哎喲。醒來却是南柯一夢。暗道。實是個可怕的夢。倍刺特在埃及。要安然無事纔好。卻洛德自從得這惡夢以來。心中悶悶不樂。如是過了七日。市上的人都說。亞歷山大港出發的軍用船到了。他便向母親說道。我打算到郵局去走一躺。或者倍刺特有信也。論不定。母親深知女兒心事。很想安慰他。所以立刻就允許了。卻洛德走到街上。見東一簇。西一羣。都是接得了戰地兄弟朋友的信。正在給人觀看。卻洛德便向一人問道。從埃及來的有沒有。那人答道。埃及來的郵件很多。拿破崙已經占領卡衣洛了。卻洛德道。如此。戰死的必定多的。那人道。書信中還不能曉得詳細。明天的報上。就可以明白了。報紙。這船中也

有材料總很多的了。並且拿破崙還得着幾件好東西。咧。卻洛德道。什麼東西。那人說道。三千年前的人。卻洛德以爲他是說笑話。那人道。就是木乃伊。我們但聞其名。從未見過這東西。卻洛德在路上聽了這些話。不知什麼緣故。好像木乃伊與自己有什麼關係。心中頗覺不安。於是走往郵局去。那軍事郵局。在海岸上。此時海面遠遠有一船。乃今朝入港的軍用船。軍事郵局之前。人山人海。都是等待着戰地來的書信。卻洛德暗想萬一沒有書信。怎樣好呢。等了一回。輪到自己了。一聽得姓名。卽答應道。人在此。局員送出來的。就是倍刺特的書信。和一只小匣。他暗想是什麼東西呢。急急趕歸家中。走到父親室內。母親也在那裏等他回去。卻洛德卽叫道。母親。有信來了。母親大喜。父親也說道。你且快些看信。

小匣內又是什麼呢。卻洛德卽一壁答應。一壁開了封。將信展開。桌上三人一同看着。大家都十分喜悅。父親道。果然是珍奇的事。母親道。他也很想早些回來了。卻洛德喜得拍手道。原來是古代純金的指環。父親即催他快些打開。卻洛德立刻解去了繩。把匣蓋一開。那三千年前的指環出現了。他放在掌中。三個人六只眼睛。一同射着讚道。不料我們得見三千年前之物。卻洛德即套在指上。連連與他接吻。

十一 木乃伊之眼

這一天總算是卻洛德一生最幸福的日子了。快活非常。到了夜間。走到自己室內。宛如小孩子弄玩具一般。只是玩賞那未婚夫贈來的古代埃及指環。直到鐘鳴十下。他獨語道。睡罷。睡了夢中

或者可以遇見倍刺特咧。說畢立將起來。他說起了夢。就想起一星期前那可怕的夢。不覺突然一驚。暗道。不去想他。即伸手按着呼鈴。婢女進來。忙問何事。卻洛德道。我要想睡了。婢女道。那麼待我去鋪床罷。婢女退去之後。卻洛德一壁玩弄指環。不料方纔想起的那七日前的惡夢。仍舊不能忘却。心中雖暗道。不去想他。那時惡狠狠的怪女面貌。髻髮已現出眼前。他便將兩手按沒兩眼。婢女恰巧進來。說道。床鋪好了。卻洛德道。我去睡咧。說畢。即與婢女一同到自己房內。走進了房。覺得房內陰氣森然。不像平常的樣子了。也莫明其妙。卻洛德即道。麥兒。我今夜怎麼有些不快。麥兒道。爲什麼呢。麥兒也並不在意。此時室中燈光暗淡。二人的人影。射在鼠色壁上。幾占全部。僅有床鋪是純白的。卻洛德脫去外

衣。卽行上床。麥兒道。那麼請安睡罷。卻洛德點頭。麥兒道。燈火留下罷。卻洛德道也好。婢女麥兒就此退出。那麥兒未去以前。卻洛德尙且覺得精神不快。現在獨自一人。胸中更爲難過了。暗道。今夜爲何如此。其時將身橫在床上。麥兒的足音已聽不見。室內寂靜無聲。卻洛德低聲呼一聲倍刺特。看着指上指環。又道。早些回來罷。我此刻要睡咧。於是息了燈。室內黑如漆。他合着眼想睡。不料又想起那七日前的惡夢來了。他便微喟一聲。翻身向內。覺得黑暗之中。髣髴現出那怪女子的面目來了。他翻來翻去。躺了好久。總不能睡着。直至後來身心疲倦。方始入睡。眼前又見一個怪物。怪物的大小。與人相似。又像木彫的人形。面上有青紅二色。畫成人的形態。卻洛德見了。便想起書上所見的木乃伊的圖來了。

心中一想莫非是木乃伊。再看那奇怪的面貌。忽然那一雙眼睛。放出怪異的光。直射着卻洛德。卻洛德嚇得魂不附體。要想避去。豈知身體宛如釘在床上的。絲毫也不能移動。後來木乃伊變出種種姿態來。一齊兩眼凝視着他。排列得很多。最後一個形如木彫的老婦。那老婦的面目。淡薄如煙。其中現出一個衰瘦的人。乾那面貌就是七日前夢中所見的怪女子。他的眼中。實是含着無量的怨恨。注視卻洛德。卻洛德欲逃不能行動。欲喊不能出聲。再看那怪人胸口。兩手交叉着。手上五指僅剩骨了。但是右手的無名指上所帶的指環。實是今天倍刺特中尉寄來的那三千年前之古代純金指環。卻洛德見了。大呼一聲。怪夢就醒。覺得混身俱是冷汗。心頭只是亂跳。黑暗中差不多夢中的狀態還一一現在。

目前。卻洛德即大呼麥兒。身體再在那裏發顫。麥兒夜半聽得叫喊。即慌慌張張進來。驚問何事。卻洛德一味叫道。可怕可怕。麥兒即忙點了火。卻洛德將麥兒那面貌認了半晌。方始說道。麥兒。我得一可怕的夢。麥兒道。不多幾天前。不是有過一回了麼。卻洛德道。是啊。很相像的。說時。看着自己指上。又道。麥兒。我看這指環。恐是不祥之物。麥兒道。怎麼呢。卻洛德道。這且別談。你把手按着我胸口試試。心臟實在跳得很利害。今夜你不可離開。須伴我在此。麥兒道。可以的好。得天快亮了。卻洛德受了些驚。也不想睡。就與麥兒談起天來。以待天明。

十二 指環祟

天明之後。日光鮮麗。卻洛德略爲爽快些。起了床。走出臥室。然而

昨夜之夢。無論如何。總不容易忘去。那怪女子的指上。也帶着這指環。是什麼意思呢。心中總暗暗不快。他朝飯時。坐定了。即向父親道。我昨夜得一惡夢。很覺得不舒服。父親道。得了指環。快活過度。應該夢見與倍刺特相會。卻洛德道。與指環却有關係。母親問道。是怎樣的夢。卻洛德將要啟口講夢。忽將眉頭一皺道。停一回講。此刻說出來。更覺不舒服。父親道。姑且說來。講些大略就好了。卻洛德道。夢境很怕。是個奇怪的人形。看來好像是木乃伊。黑暗之中。眼前現出許多來。目光閃閃。向我凝視着。其中還有一個最怕的。就是一星期前夢中所見的怪女子。他手上却把我的指環帶着。母親聽了。不覺雙眉緊皺。說道。怎麼帶着你的指環。此時看着女兒臉上。忽然心中宛如想得了什麼。即忙畫一個十字。說

道。亞們。當真是個惡夢。指環這件東西。本來是凝聚着人的思想的。卻洛德道。母親。不知怎樣我見了這指環。有些不快了。父親道。別胡說。夢是靠不住的。父親雖不甚留意。母親還是搖着頭道。卻洛德。我看還是你寫一封信給倍刺特。打聽打聽這指環的來源。或者有什麼怪異也論不定。卻洛德道。我也本來想寫信談了一回。朝餐已畢。父親便往自己室內去看報。卻洛德即去寫寄與倍刺特的信。他寫道。

我勇敢之倍刺特君鑒。蒙賜指環。昨已入手。妾誠感君愛情之經久不渝。妾將何以酬君耶。

卻洛德寫到這裏。忽然廊下有一陣急急的腳聲。只聽得父親喊道。卻洛德。不好了。母親喊道。禍事來了。卻洛德如觸電氣一般。驚

躍而起。只見父親走進來。手中擎着一張報紙。兩眼流淚。卻洛德急問何事。母親即將卻洛德抱住。說道。兒啊。不料忽然有這奇禍的。父親也一時說不出話。默然將一段新聞。指示與女兒觀看。只見埃及遠征軍的近狀。記得頗爲詳細。其中有一節。題曰怪異之死。卻洛德向那邊一看。忽然顏色大變。人事不省了。父母二人更爲着忙。那新聞到底是什麼呢。只見載着是。

遠征軍之衛生狀態極佳。所不可思議者。倍刺特中尉之怪死也。當軍用船歸國之前夜。中尉忽惡寒惡熱交襲。醫生束手。終至全身現紫色斑點而死。至於病之原因。尚在研究中也。

卻洛德經父親母親看護。好容易醒來。已如瘋癲的一般。即將指

環取下。說道。一定是爲了這指環。這不祥之物。不要他了。他說畢。就把古代的純金指環。拋在地上。放聲大哭起來。

十三 老處女

最不幸的。自然是卻洛德了。他遭了這奇禍。與倍刺特中尉死別後。他便立志不嫁。如花如玉的少女。竟守着這節。一點也不變。過了幾年。父母作古。不知不覺流水年華。已過了三十二年。現在的卻洛德。是一個五十餘歲的老婦了。幸虧有些遺產。生活倒不難。可憐他既無丈夫子女。又無兄弟姊妹。孤苦伶仃。除了一個姪兒外。沒有第二個親熱的人了。姪兒名叫康米。今年二十二歲。是個眉清目秀的少年。常常到姑母家中來走走。安慰安慰他的寂寞。有一天談了半晌。康米抬起頭來。向壁上一看。說道。姑母。我要問

了好幾次。這壁上的照片。到底是誰。那卻洛德室內壁上的照片。是個少年。身穿古代軍裝。此時姑母的視線。在眼鏡上面射出。來。答道。那照片麼。此人却有些關係。康米道。什麼關係。難道是姑母年輕時代的情人麼。康米雖與姑母鬧玩笑。卻洛德竟毫無笑意。想起了昔日的情形。怎能笑得出呢。說道。這叫倍刺特中尉。是個勇壯的美少年。康米道。叫做倍刺特中尉麼。卻洛德道。他與近來的那些虛弱軍人不同。頗爲勇猛。康米道。怎見得呢。卻洛德道。隨着拿破崙往征埃及。得病而死的。這就是我的未婚夫。康米道。就是此人麼。說時。再看着照片。把當時姑母的幸福與目前的不幸比較比較。又不能不想到自己現在的戀愛了。原來康米愛着一個女子。還沒有向人說過。連姑母處也從未道及。但是到結婚

之時。非先得姑母的許可不可。因為康米是將來承受卻洛德遺產之人。此刻康米便乘機叫一聲姑母。卻洛德正在沉默。思並不回答。康米再叫第二聲。依然不答。卻洛德談起了倍刺特中尉的事。就追想往事了。想到那不祥的指環。更爲傷心。夢中所見的怪女子的面貌。時常髣髴還現出眼前。他得了中尉死信之時。本把不祥的指環拋去。後來因爲是倍刺特的遺品。也就藏了起來了。現在聽得康米第三聲喚他。他方始如夢初醒。對康米臉上一看。說道。想起了昔日的事情來了。你叫我何事。康米道。姑母。我有一事奉懇。意欲與一個女子結婚。卻洛德忽聽得結婚。很覺得是意外的話。卽道。是個何等樣人。康米道。那女子並無父母。只有一個哥哥。哥哥非常放蕩。已把財產用盡。現在住處也不曉得的了。

這女子另外拿着自己的財產。與一個婢女度日的。卻洛特道。倒也好。我總可以答應。不過我須見他一見纔好。康米先謝了姑母。說道。在這幾天內。我當領他過來。卻洛特道。很好。并且我希望你們早些結婚。好事多磨。只管躊躇着。就要像我那麼不幸了。這不幸的卻洛德。因着自己悲傷的戀愛經驗。對於姪兒的戀愛。却很肯替他操心。

十四 兄與未婚夫

土隆市的市梢。地極幽靜。有一個孤身的少女住着。這少女僅有一個哥哥。父母死時。曾把遺產平分與二人。哥哥是早將財產傷盡。連自己住居何處。也無人知道。這女子名叫瑞爾盟。獨自一人。雇着一個婢女。過那岑寂的日子。瑞爾盟却有個心許的男子。此

人非別。就是卻洛德的姪兒康米。康米本來每天到他家中。忽然這二三天不見他來。瑞爾盟非常憶念。終日盼望他。今天朝晨起身後。也只是想着。一到午後。婢女便進來報有客在外。瑞爾盟道。不消說了。一定是康米咧。快請他進來罷。婢女道。並非康米先生。乃常常來的那個人。婢女言時。把眉頭一皺。瑞爾盟一陣不快。說道。那麼是哥哥了。你說我不在家。婢女道。不行。我已經說過了。他說不見你。今天就不去了。瑞爾盟嘆道。真是前生的冤孽。叫我怎樣好呢。說時。幾乎要哭將出來。即道。不妨。你姑且放他進來。又要借錢了。婢女出去之後。只聽得廊下很重的腳聲。他便曉得是哥哥。不過步調今天很覺不規則。大約又是喝醉了。瑞爾盟就伏在桌上流淚。那時哥哥便踏進來。說道。你好啊。果然哥哥已喝得

大醉。身體搖搖擺擺。不能自主。將身滾入椅中。說道。你又哭着麼。怎麼客人來了。主人可以哭的。瑞爾盟不語。哥哥道。你聽得麼。瑞爾盟舉起頭來。凝視着哥哥。說道。哥哥來此何事。哥哥道。自然自然。沒有事。我也不來了。他欲言又止。且在身邊取出烟捲。說道。且慢。你且許我吸烟。說畢。即點着火。吞雲吐霧起來。瑞爾盟本來很不喜歡人家吸烟。所以很不快的坐着。哥哥慢慢說道。妹妹。這一回我實是來和你告別的。瑞爾盟起初聽了。却很驚訝。後來一想。此乃哥哥常說的話。希罕什麼。於是就默默不答。哥哥又道。我們只有一兄一妹。隨便平日怎樣。臨別時總有些傷心的。瑞爾盟道。哥哥打算往那裏去。哥哥道。打算往英吉利去。或者被人捉住了。殺死也未可知。瑞爾盟並不疑惑。哥哥更爲得意。說道。這一回我

決非說謊。只因向朋友借了銀一百元。瑞爾盟道。爲什麼呢。哥哥道。當時却有一個計畫。不料遭了失敗。弄得本利俱去。這一項債。是後天夜間十二點鐘的期。我也決無償還之希望。只得逃往英國去了。那借錢給我的人。也不是好弄的。萬一被他發見。性命就不保了。瑞爾盟又道。哥哥。當真麼。哥哥道。當真的。瑞爾盟雖是曉得哥哥一向不務正業。無奈只有這一個親生的哥哥。不願使他受這種苦。然而以前很上過他幾次當。此刻究竟不能深信。就說道。哥哥今夜醉着。也難細談。請你明天再來罷。哥哥道。明天來。你可以替我想法的麼。瑞爾盟道。這些事情。總可以商量的。哥哥道。爹謝妹妹。我曉得只有你能救我。那麼。明天早晨我再來罷。此時婢女又進來報道。客人來了。是康米先生。瑞爾盟一聽是康米到。

了。突然大喜。也不管哥哥在旁。即道。請他進來。婢女退後。瑞爾盟向哥哥道。這客人另有些事。請你今夜就此回去罷。哥哥道。那麼我就回去。明天朝晨再來。那一件事託你了。說罷。就此出室。不多一回。康米得意洋洋的進來。二人一見。相抱接吻。瑞爾盟道。我憶念你好幾天了。康米道。我天天想來。無奈被雜事耽擱了。瑞爾盟道。你一來。我差不多是再生人世了。康米道。那麼。今夜只管與你多談些。瑞爾盟即移椅請他坐。他坐了下來。對瑞爾盟看着。微微一笑。瑞爾盟道。康米。你今夜爲何如此快活。康米道。有快活的事。自然快活了。瑞爾盟道。是何等樣事。我也可以曉得麼。康米道。怎麼不能曉得。我因爲要你曉得。所以特地趕來的。瑞爾盟笑着不語。康米道。你知道了麼。瑞爾盟搖頭道。不知道。康米笑道。說出來。

真令人快活。我與你的婚姻。我姑母已經允許了。瑞爾盟喜得跳起來道。當真有此事麼。康米道。確有此事。於是二人再立起來。連連接吻。康米又道。姑母意欲與你會一會。我約他明天早晨與你同去。瑞爾盟答應了一聲。暗想明天朝晨。我已約了哥哥了。哥哥倘若好好兒像一個上流人物。我也可以把此事告訴他。使他也快活快活。康米曾與瑞爾盟約定。結婚之後。要與哥哥斷絕往來的。所以結婚之後。連自己的住所也不能給他曉得。今生永遠不與他再見。如此看來。這一回周濟他。已是最後之周濟了。非答應他不可。瑞爾盟想定。即向康米道。你且稍待。我要寫一封緊要信。喇。說畢。即取了筆。寫道。

明晨有要事外出。不能踐約。望於後日夜間十時駕臨寓所。

必能如哥之願。

胞兄鑒

妹手奏

瑞爾盟寫畢。封好了。遂照從前哥哥留下的地址寫了。交婢女迅速付郵。

十五 乞以此指環賜我

翌朝。康米與瑞爾盟欣然到姑母家中。卻洛德歡迎之至。優待了二人一日。卻洛德見了二人愛情如蜜。不免想起自己過去的情史。夜間二人歸後。這一夜。自然更覺冷靜。到第二天。還不能忘去往事。只是呆呆亂想。正午時分。有人叩門。即問是誰。外面應道。姑母。是我。卻洛德道。康米麼。請進來。康米很活潑的走進室來。將帽子掛在壁上。說道。姑母。昨天多謝。卻洛德道。康米。那姑娘果然

本乃伊 乞以此指環賜我

六七

生得美麗。康米道。姑母合意麼。卻洛德道。非常合意。這樣的姑娘。卻是不多。與他結婚。一定使得康米道。既如此。下個月就結婚。好不好。卻洛德道。早些更好。過分遲了。就要像我那麼不幸了。康米道。多謝姑母。即在姑母手上接吻。過了一回。康米吞吞吐吐的道。姑母。我要懇求一件事。我想贈一只約婚指環與瑞爾盟。姑母道。是啊。應當贈的。康米道。我想可否姑母替我買一只。姑母道。不錯。你貯蓄的金錢。結婚時要用的。還是我來替你買一只罷。康米道。其實姑母如有舊的也好。卻洛德道。舊的也好麼。卻洛德想起了倍刺特贈的那不祥指環了。現在究竟藏在何處。也想不起來咧。暗道。這是不祥之物。何必去想他。說道。舊的既不妨。我倒有五六只。康米道。那麼。其中給我一只好了。姑母道。你看得中就拏去。卻

洛德說時。指着右面廚中道。在那第三抽屜內。康米即過去開門。卻洛德並不留意。只是呆呆想着。要把那不祥指環以及那兩次的惡夢忘去。康米暗想姑母年輕時的首飾。不知是何等樣的東西。一時好奇心大發。拖出第三抽屜。向裏面一看。只見雜亂無章的東西。塞着很多。恐怕姑母不用已久。所以藏在灰塵之中。也從沒有整理過。其中珠寶亦不少。康米暗道。這等東西。價值倒也不賤的。再看下面。老式的裝飾品居多。康米的眼光。只在四面觀看。有無指環。到下面見有安放指環之小匣。這小匣約有五六只。康米默忖要有佳的纔行。第一只打開來。東西雖好。形狀太古了。不行。其次是形狀極有趣。可惜不很工細。第三只形狀與打工均好。那嵌的寶又沒有了。連看幾只。一只也不能合意。康米十分失望。

暗想只好買了。於是打算將抽屜推進去。瞥見抽屜角內好像有一指環。康米伸手進去。取了出來。即對他微微一笑。那形狀與彫刻。宛如都有迷人的魔力。看了自能愛他。載在掌中。重量也很大。康米大喜。拏了這指環。走至姑母旁邊。說道。姑母。有一只很好的。在此。姑母道。原來如此。康米把指環與姑母看着道。就是這一只。可以拏去麼。姑母一見。突然大驚。臉忽變色。說道。你那裏找到這指環的。康米道。在這抽屜中。卻洛德道。怎樣的到了這抽屜中去呢。說着。皺了眉。搖手道。這一只不行。康米不曉得什麼理由。見姑母的態度。未免疑訝。說道。這是爲何。倘若不行。我也就不要了。卻洛德道。千萬別用。我並非不肯。實是這一只指環。卻另有別情。康米道。是何等樣事。卻洛德道。這是說給你聽。也沒有什麼趣味。我

竟不願說。總之除了這指環。此外還有好的咧。康米道。有雖有。我不大合意。卻洛德道。你不合意。我去買新的給你。這一只萬萬不可取去。此時卻洛德的樣子。很不快活。康米未便逆他的意。卽道。那麼仍舊擺在抽屜內罷。於是走到抽屜旁邊。竟覺得這指環愈看愈妙。不肯脫手了。康米眼中看來。幾乎全世界找他不出第二只來的。回頭瞧瞧姑母。姑母正低着頭在那裏想心事。康米暗想。不如待我偷了去罷。於是暗暗納入懷中。你道卻洛德爲何不快。這指環實在就是珊瑚蘭的原物。

十六 美哉指環

康米竊了指環。假做若無其事。回到姑母面前。打算要打聽指環的來歷。那知姑母非但不肯說出來。并且提也不願意提咧。康米

無法。只得用別的話來敷衍。卻洛德忽道。我這幾天很覺有些不爽。恐怕要生病了。康米。我想到意大利去旅行一躺咧。康米道。倒也好。大概去幾天。卻洛德道。大約兩三個月。可以把各處的名勝周遊一番。康米道。那是有趣極了。卻洛德道。不過我很性急。今夜十點鐘有船出發。我就想動身。康米道。今夜就要動身。爲何如此急急呢。卻洛德道。我一打定主意。立刻要實行的。卻洛德自從方纔見了指環起。就覺得這屋子頗不合意。一定要到意大利去散散心了。康米雖種種設法勸止他。他覺得這屋子一刻也不能住咧。卻洛德道。如此一來。你與瑞爾盟的結婚。須待我回來後舉行。康米道。那倒不打緊。不過總覺得太急些。姑母恐怕立刻要收拾東西了。待我來帮忙罷。卻洛德道。這倒不消。我今夜九時上船。你

到埠頭上來罷。我去後。望你與瑞爾盟住在此間。替我看守。如此天色漸晚。康米約定九時到埠頭上去。此刻辭了姑母。來到瑞爾盟家中。爾時一輪明月。數點疏星。正是極好的夜景。他按着鈴。婢女出來開門。康米不待通報。即走將進去。到了瑞爾盟的室前。在門上輕叩幾下。瑞爾盟問道。是誰。康米道。是我。瑞爾盟喜極。即開門。將康米迎迓進去。康米道。今天我拏了一件好東西來了。瑞爾盟道。什麼東西。二人言時。一同坐下。康米就把姑母處取來的指環。給他看道。這東西好不好。瑞爾盟接在手中一看。即道。好一只指環。說着。不禁狂喜。連忙與指環接吻。康米道。把他做約婚指環。行不行。瑞爾盟道。那是好極了。康米道。不過我們結婚之期。要改遲了。瑞爾盟問道。這是何故。康米道。只因姑母要往意大利去旅

行。今夜十時要開船的。瑞爾盟聽了。頗爲詫異。康米道。結婚須等他歸國後實行。你我二人住在他家中。替他看守。瑞爾盟將指環帶在指上。說道。怎麼如此性急呢。既如此。我必須去送行的。康米道。我一個人去罷。你可不必。瑞爾盟道。也好。本來我的哥哥約定。今天晚上來的。康米道。原來如此。我也可以去咧。瑞爾盟道。時候還早。只有七點鐘咧。康米道。另外還有些事咧。康米一壁說。一壁與瑞爾盟走到門口。告別而去。

十七 毒鏢

瑞爾盟立在門口。見康米去後。不知怎樣。心中一陣悲酸。口中低呼。幾聲康米。連連與指環接吻。回到自己室內。覺得陰氣襲人。室內雖毫無變更。總像冷悄悄的。沒有生氣。將門閉上。其聲頗大。震

及全室。宛如這一所屋子。已經是空屋了。瑞爾盟微喟數聲。說道。爲何如此冷靜呢。自己坐在搖椅上。意欲忘去這不快之念。便把自己與康米的愛情想想。再預先大約算算結婚的日期。想像想像結婚後的幸福。忽然想道。倘使康米拋撇我。我便怎麼樣呢。心中又悲傷起來。再與指環接吻。獨語道。康米啊。你永久不可將我拋棄的。說罷。兩眼凝視着指環。同時心中卽不着急。依然變得混身是冷氣了。他無意中向室隅一瞧。似乎見一個人的樣子。淡薄如烟。他暗暗吃驚。定睛細看。那烟也似的東西。漸漸變濃。清清楚楚一個女子的形狀。面貌矜矜。兩目向自己注視着。瑞爾盟叫了一聲哎喲。卽把雙目緊閉。外面婢女聽得主人狂呼。卽趕進來。驚問何事。瑞爾盟伏在搖椅上。一語不答。婢女走近椅旁。只見瑞爾

盟人事不省。橫在椅上。婢女卽在他耳旁大聲呼喚。方始把他叫醒。然而變得瘋狂一般。與平日不同了。他跳起來。一壁叫喊可怕。一壁在室內趕來趕去。宛如被人追着。在那裏逃走。婢女叫他。他也好像沒有入耳。瑞爾盟喊道。可怕啊可怕。康米快來救我。婢女弄得無法可施。後來好不容易將他抱住。使他橫在搖椅上。叫他好好躺着。無奈瑞爾盟依然要想逃。鬧了半晌。方纔安靜些。長嘆了數聲。就此睡着了。這時候這婢女竟不曉得是什麼緣故。把手在主人的額上一按。那知熱得如火燒一般。婢女一想。熱度高得如此。病勢不輕。他急急出去請醫生了。婢女剛纔出門。就立刻有人走進門來。此人非別。乃瑞爾盟的哥哥。他本來昨天早晨要來的。後來得着了妹妹的信。所以今夜來了。他曉得希望可以成就。喜

歡非常。先到酒店中。喝了幾杯酒。已經鐘鳴九下。趕到瑞爾盟家裏。那平日嚴重關閉的門。卻開着。他雖已喝醉。還很明白。覺得有些奇怪。走進了門。照平常總有婢女出來應接的。今天闔無一人。胸中暗暗詫異。到了妹妹室前。喚了幾聲瑞爾盟。竟無人答應。他暗想。不要又是出去了。將門一推。門就很容易的開了。室內的搖椅上。瑞爾盟躺着。即道。原來是躺着。於是走將進去。到他身旁。叫道。起來起來。你哥哥來了。他仍舊不答。哥哥再叫幾聲。向他臉上一看。不覺大吃一驚。倒退二三步。說道。妹妹。你臉上怎麼弄得如此。他說時。酒醉已醒。留心細看。妹妹呼吸也沒有了。他又是一驚。近身看時。妹妹混身全是紫色斑點。氣已斷了。他一想。必定是被入毒斃的。他雖是個無賴。見同胞的妹妹。突遭慘死。也不免流幾

點傷心之淚。再想我只管在此遲遲不走。恐被嫌疑。於是急急要想逃走了。瞥見妹妹頸中却有一串真珠。他眼快手快。急急將他取下。藏入袋中。其時又見他右手指上的指環。他也取下。擺在掌中。覺得很重。暗想價值必定不小的一併藏於懷中。便一溜烟的逃了。

十八 心臟

他逃出了門。覺得好像有很可怕的人在背後追着的一般。急忙走過了這冷靜的街。行到熱鬧之處。方始定心。但是妹妹那可怕的面貌。總也不會忘掉。現在還像就在眼前。暗想必定是毒斃的。不知下手人是誰。此時兩手伸入衣袋內。右手摸摸指環。左手摸摸珠環。他微微笑着。默忖這價值必在二百元以上。想到發財。便

把可怕的事盡行忘掉。只是急急走着。忽覺有人在他肩上一拍。他大驚失色。回頭看時。方知是個朋友。那朋友道。你爲何呆呆的想着心事。他一時回答不出。朋友又道。近來有什麼好買賣麼。他搖頭道。沒有。但是他的心中。宛如這朋友曉得自己的祕密一般。所以不肯輕易回答。朋友道。你什麼事。臉上好像很擔憂。他道。並無別事。不過氣分有些不快。朋友道。那麼。我們到老地方去喝一杯罷。他也答應願去。以爲心中不爽。或者喝些酒可以開開懷。二人卽一同行去。走到小弄內一家小酒店中。推門進去。其時已有十下鍾。客人已不多。僅有三桌。他們一看。其中一桌。全是熟人。於是互相招呼。一同坐下喝酒。不過瑞爾盟的哥哥。總也不能忘去妹妹的怪臉。大家吸了烟。他見室內的烟中。隱隱現出妹妹臨死

的可怕顏面。他愈是心中怕。只得一味的多喝酒。後來酩酊大醉。果然心頭快活了。他右手在袋內摸摸指環。臉上微微笑着。他對面坐的一人。是水手出身的。綽號叫做野貓。野貓對那瑞爾盟的哥哥道。你現在到快活了。方纔爲何悶悶不樂。他就答道。我來把原由告訴你。他說到這裏。雖是醉着。却還明白。即改口道。實因今天。在朋友家中賭錢。輸了二十元左右。所以有些不高興了。野貓信爲真話。并且暗想。他既有二十元可輸。大約懷中還有些錢。倒不如就把他來做一個主顧。即向衆人道。我們來賭一下如何。大家都很願意。瑞爾盟的哥哥也乘着醉。說道。我來的。野貓暗喜道。中了我的計了。於是他們一羣人移去桌上杯盤。拿出紙牌。就此賭了。其餘的客人。已經歸去。只有這桌上。一壁賭錢。一壁還在那

裏喝酒。瑞爾盟的哥哥。起初連戰連勝。懷中幾乎要滿了。暗想今夜運氣真好。賭起錢來。又會贏的。那知正在獨自快樂。恰巧就輸了。從此一輸之後。連次只輸不贏。非但把贏來的錢一齊輸去。連自己的本錢也輸去了不少。這一次又輸了。懷中竟沒有錢喇。野貓催着道。你快些取出錢來。他道。沒有了。一齊拏了出來喇。你且等一下。野貓道。胡說。你別裝做這樣的假面目出來。他道。這是實在的話。決不是假的。野貓那裏肯信。以爲他懷中藏着必多。卽道。憑你怎樣說。你要不拏出來。我可做不到。他聽了此話。未免有些生氣。野貓卻冷笑道。你輸了錢。你不拏出來。倒叫什麼人拏出來呢。他道。我也並不說不拏出來。不過叫你等一等罷了。到了明天朝晨。自然有法子還你。一二百元的銀錢。我人雖窮。到底總還拏

得出的咧。你何必如此大驚小怪呢。野猫本來有意尋事。二人即一同立了起來。口出惡言。互相詈罵。野猫就取出一柄大刀。僅見如電光石火。只有一閃。已直刺瑞爾盟哥哥的心臟。頓時倒地而死。衆人雖有一陣騷亂。究竟是做慣的。不過問一聲道。死了麼。有人答道。像是死了。大家絕無驚慌之色。野猫把刀納入懷中。說道。這畜生惜了銀錢。連性命都不要了。將手伸入死人袋中。就摸着指環與珠子。他心中暗暗快活。即忙藏入自己懷中。他這種行爲。做來很周密。同伴者一個也瞧不出。這是他的慣技。他口中說道。當真沒有錢。立將起來。他人不知詳情。問道。你打算把他怎樣。野猫向賬房那邊一看。店中之人都伏几睡着。似乎沒有知道。他就說道。負出去投入河中便了。於是把他的屍體。裝做醉人一般。

個人負着。一個人扶在旁邊。運將出去。

十九 埃及古紋

野貓得了珍珠指環。了結了屍體。再換一個地方。喝到天明。方始在酒店裏的椅上沉沉睡去。等到醒來。覺得時候已經不早。他一壁擦着眼睛。一壁問店主人道。什麼時候了。店主人道。你看天氣將晚。快六點鐘了。他道。不料我睡去了這許多時候。此時腦中忽然想及昨夜之事。暗道。此人倒也可憐。即伸手入懷。那珍珠與指環。依然無恙。獨語道。原來不是夢。好極好極。於是急急走出店門。想尋一個地方去把珍珠指環賣去。就在大街上躡躡。却見一家大古董鋪。野貓就推窗進去。恰巧主人與男女二客在那裏論價。他即坐在一旁少待。環視店內。羅列古品甚多。古代的盔甲刀劍。

以及鑲嵌金銀的桌椅等類。不計其數。壁上還掛着許多奇奇怪怪的畫。室隅有一木乃伊。野貓一想。這木乃伊。倒是希罕的東西。向他一看。不覺心中有些恐怖。宛如木乃伊在那裏開口道。你昨夜所做的事。我都曉得。野貓嚇得幾乎要逃走了。幸虧客人事畢而去。那主人年約五十左右。手段好像很酷的。問道。你來此何事。野貓道。有件東西在此。不知貴店要收買否。主人看了野貓的形狀。就曉得沒有什麼好買賣的。即道。只要東西好。總可以買的。野貓戰戰兢兢在懷中取出珍珠一串。說道。這件東西如何。主人拿在手中一看。便冷笑一聲。說道。你想賣多少錢。野貓道。這是選出來的最好的。總須一二百元光景。主人道。你當他是真的麼。老實告訴你罷。這是假的。野貓聽了。心頭一跳。還問道。當真麼。主人道。

誰來騙你。這種東西。值什麼錢。說罷。主人在桌上取了報紙。讀看。只見一項題目道。

原因不明之怪死

主人見了。很驚異的細看。這裏野貓一想失敗了。不料白費了一番心血。只得再取出指環。說道。價錢便宜些。也不收麼。主人搖頭道。不中用。他說時。目不轉睛的。看着報上。報上是已把瑞爾盟姑娘的死狀。記得很清楚。說道。

……此乃熱度極高而全身發紫色。斑點死者。當事者初尙疑爲毒殺。及解剖後。始知並非被害。實一種怪異之惡病也。

野貓又道。那麼這件東西。姑且再說。這指環如何。主人一心在那

裏看報。覺得討厭了。又道。不中用的。野貓道。現在是指環。主人道。指環麼。恐怕也是假的。野貓道。請你看一看再說。主人道。你這人真討厭極了。主人只得拋下了報過來。暗想必定又是假的。就在野貓手中取了指環。覺得分量很重。他拿近了細細一看。究竟慣看古董的眼睛。一看就曉得不是近代的東西。講到金質形狀彫刻。樣樣含有古氣。主人看了一回。即在身邊取出放大鏡來。野貓在旁。見此情形。曉得這一件東西。確是真的了。主人用鏡細細檢查了一遍。指環的彫刻花紋。曉得東西很古。決非五六百年前之物。一定還要古。看他的花紋。又不像羅馬希臘的。總有些像埃及的花紋。若如此。就是三四千年前的東西了。主人即高聲向野貓道。你怎麼有這樣的東西。不得了。不得了。野貓做賊心虛。突然聽

他說了。更覺膽怯。說道。什麼不得了。主人一想。這種東西。若是他要一二百元。自然便宜極了。只管可以買得。不過這樣希有品物。他從那裏得來的呢。即道。這東西了不得。你怎樣的到手的。野貓道。什麼了不得。不得了。我竟不明白。主人道。閑話且別談。總之怎樣的到手的。野貓道。這個……主人催着道。在那裏得來的。野貓慌道。我我……野貓暗想。這指環必定有何理由。倘被他起了疑。把我拘送警察署。這還了得麼。心中一着急。口中更說不出。主人曉得來歷有些靠不住了。說道。這種東西。我們買起來。須往警察署去報告的。你可以同去麼。野貓聽得警察二字。嚇得魂飛天外。一刻也不能再在此地了。一壁預備逃走。一壁說道。一同去也不妨。這是光明正大的東西。怕他什麼。野貓見店主人正在細細

觀察指環。他便乘機輕輕走出店門。走到街上一溜煙的逃去了。

二十 怪聲

古董店的主人。把指環只是玩弄。愈看愈愛。又道。一准如此罷。這是我們收買古董的規則。不能不守的。須往警察署去走一遭。況且這指環尤非平常品物可比。主人說完。擡頭看時。人已不見。倒被他一驚。再在四面望了一望。說道。人怎麼不見了呢。哈哈。原來逃走了。如此看來。那個人竟是賊。主人再開了窗。走到門口。兩面一望。那人的影踪也不見。暗暗想道。既經明白了是賊贓。尤非將原物交與警察署不可。但是這種希世之寶。實在可惜得很。那裏肯放手呢。又想到。且慢。待我緩一緩。再籌相當的方法。此刻姑且暫爲貯藏。想定念頭。回到賬桌旁。自言自語道。這指環真是貴品。

大約總在埃及時代。光景至少總有三千年。或者四五千年也論不定。若要賣給人。就是出十萬。已經要算便宜的咧。我不費半文。憑空到手。不是福星高照麼。那店主人笑盈盈的。看着指環。又道。這指環形狀雖小。那裏曉得有大大的價值。別的東西。比他形狀大的。卻多得很。要比他價值大的。恐怕少了。主人環視店中各物。實在沒有一件。可以比得過這指環。若要講時代的古舊。惟有室隅的木乃伊。卻是四五千年前的東西。然而價錢不見得很貴。這木乃伊。乃五十年前。拿破崙從埃及。掣回來的戰利品。這一個。本來藏在某軍人家中。自從革命騷亂後。便換了好幾個主人。弄得手足有些殘缺。不知怎樣的。賣到這古董店裏來了。拿破崙所帶回來的木乃伊。到今朝還完完全全保存着的。只有巴里博物館。

中一個。這一個近來經埃及學家亞爾邁特博士檢閱了。方知是臘美斯王的二公主珊珮蘭的木乃伊。然而這埃及學的博士。雖曉得這木乃伊乃珊珮蘭公主。他指上的指環。只是在世上作祟。他卻沒有知道。這古董店的主人。也是不知詳情。一個人喜得眉花眼笑。看着指環。愛不釋手。不知不覺。已經鐘鳴九下。他道。今夜早些睡罷。或者可得好夢也。論不定。原來這主人。既無兄弟妻子。又無親友夥計。店中只有他一人。自己關好了店門。又從袋內取出指環。愈看愈覺可愛。暗想要沒有盜賊進來纔好。他一時竟想不出一個貯藏指環的地方了。於是走到鐵箱前。開了鐵門。其中貴重的品物。本來不少。即將指環也擺在箱內。他一壁關門下鎖。一壁獨語道。明天再看。又不知怎樣的快樂咧。他息了燈火。到樓

上房中去。一進房門。就想休息。從此可以安慰他一日之疲勞。行近桌旁。吸一枝煙。覺得燈火暗淡。室內有一股陰氣。主人雖覺得暗沈沈。現象很可怕。然而想着指環的事。快樂也來不及。那裏去管什麼暗不暗呢。即忙脫去衣服。上床安睡。不過在平日。他日間疲倦了。晚上橫下去。即能合眼。今夜不知何故。總也睡不着。心中又想着心事。翻來覆去。更不易睡。暗道。這指環的價值。總需十萬圓光景。你想十萬圓不是大大的一項巨款麼。金錢堆在我面前。差不多山也似的一座。我還不是一個大富翁麼。他只管在牀上空想。時候已經不早。鐘上打十二下。他一想十二點鐘了。總要睡着咧。然而依舊精神很興奮。仍是睡不着。等到頭腦有些疲倦。下面的時辰鐘已報一下。同時主人將頭從枕上抬起來。覺得樓下

有奇怪的聲音。桌上點着的燈火。不知什麼時候已經熄了。室內
黑暗如漆。

中國哲學史

布面精裝一冊
定價一元八角

梓潼謝先量先生於東西洋哲學研究有素。概念吾國哲學一門。無綜
合之記載。因以系統的方法編輯。中國哲學史一書。以時
代為經。以宗派為緯。凡六藝九流。諸子百家。
以及釋老之教義。宋元明清各鉅子之學說。其
間淵源派別。離合異同。無不鉤元提要。得入顯出。足為哲學
界開一門徑。并足為著作界放一光明。有志國學
者不可不人手一凡編也。

51

28-7-16

